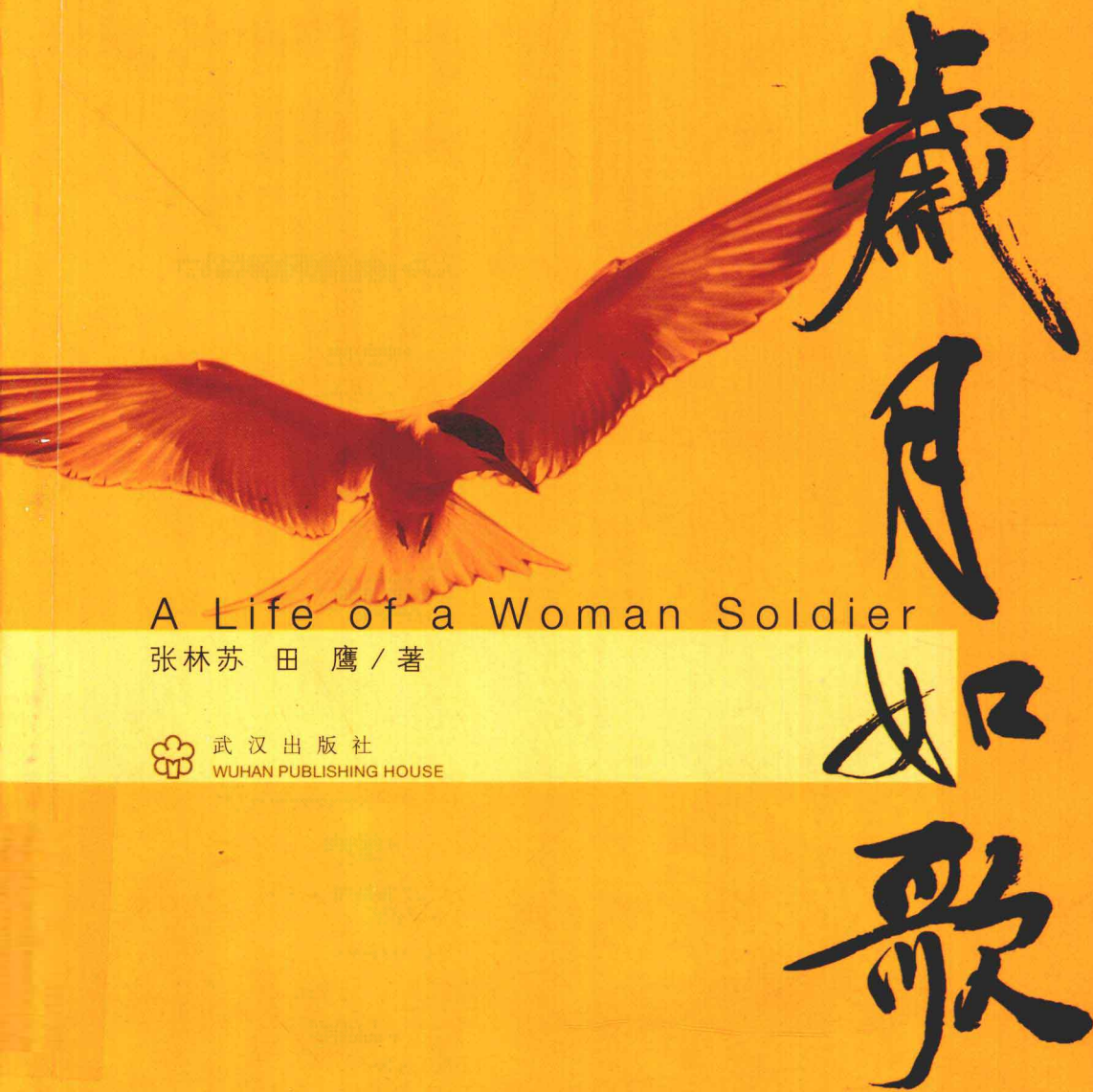


烽火岁月 一个女战士成长战斗的惊险传奇
西安事变 一个英雄鲜为人知的悲剧人生
青春年华 一个女人几经风雨的凄美爱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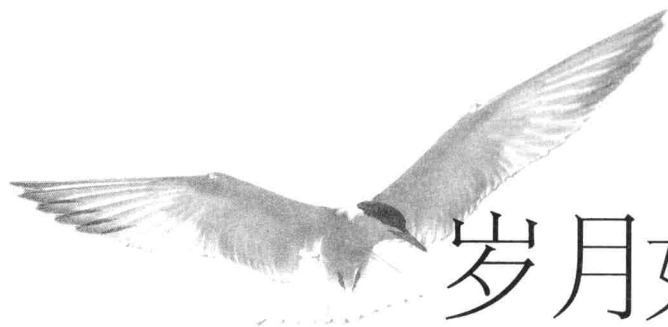
A Life of a Woman Soldier

张林苏 田 鹰 / 著



武汉出版社
WUHAN PUBLISHING HOUSE

歲月如歌



岁月如歌

A Life of a Woman Soldier

● 张林苏 田 鹰 / 著

武汉出版社
WUHAN PUBLISHING HOUSE

(鄂)新登字 08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岁月如歌/张林苏,田鹰著. —武汉:武汉出版社,2010.2

ISBN 978-7-5430-4710-5

I. ①岁… II. ①张…②田…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18664 号

著 者:张林苏 田 鹰

责任编辑:何小敏

封面设计:刘福珊

出 版:武汉出版社

社 址:武汉市江汉区新华下路 103 号 邮 编:430015

电 话:(027)85606403 85600625

<http://www.whcbs.com> E-mail:zbs@whcbs.com

印 刷:湖北通山金地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新华书店

开 本:787mm×980mm 1/16

印 张:24 字 数:360 千字 插 页:2

版 次:2010 年 2 月第 1 版 2010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48.00 元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由承印厂负责调换。

岁月如歌

目录 1

Suiyue rugē

| | |
|------|-----|
| 第一章 | 1 |
| 第二章 | 31 |
| 第三章 | 56 |
| 第四章 | 71 |
| 第五章 | 87 |
| 第六章 | 103 |
| 第七章 | 113 |
| 第八章 | 127 |
| 第九章 | 146 |
| 第十章 | 164 |
| 第十一章 | 181 |
| 第十二章 | 195 |

目录 2

| | |
|-----|-------|
| 209 | 第十三章 |
| 225 | 第十四章 |
| 247 | 第十五章 |
| 265 | 第十六章 |
| 283 | 第十七章 |
| 302 | 第十八章 |
| 321 | 第十九章 |
| 343 | 第二十章 |
| 367 | 第二十一章 |
| 377 | 后 记 |

第一章

一九二一年，九月的苏州显得格外明媚，盛开的菊花一簇一簇地撒落在青石板铺就的巷道旁，空中飘散着桂花初开的阵阵幽香。小巷深处的凌家这天显得格外忙碌，因为他家的媳妇就快要生孩子了，一家人怀着期盼和紧张的心情等待这第一个孩子的到来。

媳妇在里屋痛苦地呻吟着，不时传来凄厉的喊叫声。特地从奉化老家赶来的凌老太太在堂屋里，跪拜在观音神像前不停地念经祷告，乞求菩萨保佑她的长子孙平安降临。

凌老太太的一生也过得真是不容易啊！丈夫撒手归西，家道中落，她用一双柔弱的手携女带子艰难度日，终于盼到了能给凌家传宗接代的今天，这叫她怎能不感慨万千……

凌老太太的丈夫叫凌敬鸿，是浙江省宁波市奉化县南渡镇前隍村人氏，这里地势平坦，土地肥沃，河渠纵横，是一个美丽富饶的地方。

宁波濒临大海，是一个古老的商埠，又是我国第一批对外通商口岸，因而铸就了宁波人领风聘之先开拓进取的创业精神和爱国爱乡的优良传统，一代又一代的宁波人远涉万水千山，走出家门国门，在外拼搏，逐渐形成了以商贸，金融，建筑业为主的闻名中外的宁波帮。

凌家就是其中的一个，凌敬鸿从小当学徒学习绘画，雕刻和建筑，他聪明好学，又勤奋能干，很快就掌握了一手绝活。他雕刻的黄杨木工艺品美轮美奂，拿到上海去卖总能卖到好价钱，被人销往海外，名声远扬。他主持设计和建筑的房屋造型美，质量好，人又极讲信誉，为他赢得了很好的口碑。积累了一定的财富后，他离开宁波，来到上海创办了《鸿记营造厂》，经营建筑业，事业蒸蒸日上，成为富甲一方的企业家。

清朝末年，洋务运动中，凌敬鸿应湖广总督张之洞的邀请，携妻举家离开上海到湖北汉阳，参与建设汉阳枪炮局（即汉阳兵工厂），这是由张之洞于一八九〇年创建的我国最早的现代化兵工厂之一，凌敬鸿负责厂房建设的工程总监，每天上班都是四人抬轿子抬进抬出。他工作认真，态度严谨，为高质量完成汉阳兵工厂厂房的建设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一八九八年九月，凌家的第一个儿子在汉阳出世，年近五十的凌敬鸿晚年得子，对他是倍加珍爱，取名为独峰——凌独峰，小名宏安。凌老太太对儿子的降临更是欣喜若狂，她盼能为凌家生儿子已盼得太久太久，凌家终于有了后！她抱着凌独峰亲了又亲，亲了又亲，疼爱得不得了。

凌独峰三岁那年，凌敬鸿完成了在汉阳枪炮局的工作任务，携眷回到上海。他是一个爱国的基督教教徒，看到上海的教堂都是外国人投资建造的，事事受洋牧师的控制，感到不满，于是捐款在上海虹口兆丰路到唐山路转角处，购一亩多地建起一座教堂，起名为“禧年堂”。凌家人常以此为骄傲，因为“禧年堂”是在上海的第一座完全由中国人出资建造的教堂。

守着事业有成的丈夫，膝下承欢，心满意足过着富裕生活的凌老太太怎么也想不到，一场灭顶之灾此时会向她家袭来。

凌敬鸿同英国商人马立斯签订了一个合同，包建位于浙江省莫干山避暑山庄的豪华别墅十余栋。狡猾的马立斯玩起了文字游戏，合同规定：施工所需的全部建材和劳工工资均由凌敬鸿预先支付，待施工完成验收合格后再一次性付款。极讲信誉又深信自己实力的凌敬鸿没有提出要马立斯支付任何预订金，就在这份合同上爽快地签了字。

随后凌敬鸿花高薪从宁波家乡请来当时最好的建筑班子，又按马立斯的要求高价购进了施工所需的全部建筑材料，踌躇满志地开工，决心要在莫干山建造一个中西合璧豪华美丽的别墅群。

为了保质保量按工期完成任务，凌敬鸿吃住都在莫干山，夜以继日地工作，终因劳累过度，吐血暴病身亡，这年是一九〇五年，是使凌家深陷灭顶之灾的一年。

丈夫暴亡的噩讯犹如晴天霹雳震得凌老太太魂飞魄散，她拖儿带女奔

到莫千山，扑倒在丈夫的身上悲天恸地失声痛哭。她怎么也想不到正值壮年，只有五十四岁的丈夫会撒手人寰弃她而去？这叫她是如何带着儿女们活下去？她恨不得一头撞死随夫而去，可看着紧紧拉住她衣衫哭叫的儿女们她又痛肝断肠，恍恍惚惚中她仿佛听见丈夫轻声地对她讲：“你不能到我这边来，你来了，我的儿子怎么办？独峰怎么活啊？你要把我们的儿子抚养成成人，要他光宗耀祖，要他传宗接代，为我们凌家传宗接代……”她紧紧地抱着年仅七岁的凌独峰放声悲号：“娘不死，娘要活，娘要把你带大，你是你爹的根，娘的心头肉啊……”

凌老太太撑着自己给丈夫办完后事，给莫千山施工的工人结算完工钱后才知道，丈夫将公司全部的资金都押在了莫千山的建筑工程上。她领着儿子凌独峰找到英国商人马立斯，要求他支付丈夫已预先垫付的工程材料和工资款。谁知马立斯翻脸不认账，他冷漠地讲：“你的丈夫死了我很遗憾，但我不能给你钱，我和我的丈夫是订了合同的，等工程完了验收合格后才给钱，他现在死了，而我的工程只做了一半，他没按合同给我完工，他还要赔偿我的损失，我怎么还要给你钱？”

凌老太太听到这话差点没憋过气去，她强忍住自己的悲伤和愤怒对马立斯说：“我的丈夫是突然去世才没能把工程做完的，但他把这个工程所需的材料都备齐了，就堆在你的工地上，这可是我丈夫全部的积蓄，你不把他垫付的钱退给我，至少要退还我们买的这些材料，让我好拿出去变卖一点钱。现在我们除了这些东西身上是一点钱都没有了，你叫我带着三个孩子怎么活啊？”

“这我管不了，你和你的孩子怎么活是你自己的事，钱我是不能给你的。”马立斯耸耸肩，摊开双手摆出一副耍赖的架势。

“求求您发发善心行行好，让我们把这些材料搬回去，给我们一条活路吧！”凌老太太泪如雨下地继续哀求着。

马立斯一听脸色骤变，吼道：“那不行！我和凌敬鸿是有合同的，合同书是有法律效力的！他没完成任务是毁约，毁约就要承担责任，他还要赔我钱，这些材料是他赔我的，归我了。你不服，可以到法院去告我，打官司告我，你马上给我从这里滚出去！来人，把这娘俩给我赶出去！”

可怜的凌老太太和独峰就这样被人连拖带拉地赶出了别墅工地。

凌老太太不服，带着凌独峰来到上海，将马立斯告到了法院。法院以马立斯是外国商人为由，将状纸转给驻上海的英国领事馆，由英国领事馆裁决。

明明是中国人在中国的土地上受到外国人的欺凌和掠夺，当时政府的司法部门却不能为自己国家的百姓做主申冤，这个政府是何等的无能啊！

不言而喻，这场官司以凌老太太血本无归的惨败而告终。英国领事馆按凌敬鸿和马立斯签订的合同判决凌敬鸿违约，所预付的工钱和购买的材料一律不退，归马立斯所有。

宣判那天马立斯轻蔑得意的笑容，母亲捶胸跺足撕心裂肺的哭冤声连同这场屈辱的官司都深深嵌入凌独峰幼小的心里。

身无分文的凌老太太拖着三个年幼的孩子回到宁波奉化老家，仅靠九亩薄地由远房叔公夏伯帮助料理下维持生计，她自己也起早贪黑纺线织布换些钱来贴补家用，就这样日子还是过得捉襟见肘，十分艰难，不得已只得将年幼的小女儿送给当地家境殷实的严家当童养媳。一个寡妇要撑起这个家是多么难啊，困境让一个原本柔弱的女子变得坚强能干和厉害起来。

从此以后凌老太太一心一意培养儿子读书，指望他长大成人后能重振凌家家业，凌独峰在家乡祠堂办的私塾学校接受启蒙教育，读的是四书五经。他在母亲的教导下发愤读书，为他的古文知识打下了扎实的功底。

他十二岁入宁波崇敬学堂，四年后插入宁波工业学校预科甲组，后考入机械科。该校是在晚清洋务运动中诞生的一所具有现代教育理念的新型学校，为科学技术落后的中国培养教育出一批以茅以升为代表的优秀的科学家和工程技术人员。由于当时中国还没有完整的工科教材，学习课本都是英文的，老师也是全用英语上课。凌独峰在这所学校里如饥似渴地刻苦学习，得到良好的教育，接受新思潮的熏陶，英语、数学成绩都特别优秀。这个时期，凌独峰就有了只有科学能强国的思想，他认为学好了西方先进的知识，才能有真才实学去建设国家，改变落后的状态。中国只有富强起来才会在外国人的面前抬起头来，才能不受外国人的欺辱，自己家的悲剧才不会重演。

正当凌独峰专心致志读书之时，接到家母的来信，说家中有急事叫他马上回家，这年他十六岁。

他心急火燎地赶回家，家中并没有出什么事，是母亲让他回来定亲结婚的，这令凌独峰大为不快。

凌老太太见自己的独生儿子已长到十六岁，一表人材，满心喜欢，决定给他娶个媳妇进门，一则可以为凌家早日抱上孙子，传宗接代，二则也可以为自己添个帮手在家劳动，她看中了大女儿同学的姐姐——汪玉仙。

汪玉仙是奉化城关关村人氏，汪家在奉化是书香门第，住在文庙附近一个叫“汪恒爱”的大院落里，是一座很大的几进的房屋，门口有一个牌楼，上书“亚魁闾门”，这是中国自古就有的一种“表闾”制度，凡是有功名的举人（亚魁）家门前都要建一个这样的牌楼，以表彰他的功德，给后世和乡邻作表率。牌楼彰显着汪家曾有过的显赫。

到了汪玉仙这一代，家势已开始衰落。汪玉仙的父亲受戊戌变法的影响，是一个比较开明的旧时代的知识分子，他在晚清的科举考试中考中秀才，后进入政法学堂，当过县官和法院推事（即法官）。汪玉仙是这家的大女儿，他家还培养她读完了小学，这在当时也是一件很不多见的东西，那时学文化的人很少，更不要说是一个女孩了，女孩子都是关在家里，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在家学习女工——绣花描画，缝衣做鞋。

玉仙四岁那年，她的母亲就给她裹小脚，那个时代，女孩子从小都是要裹小脚的。裹脚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陋习，所谓“三寸金莲”成为评断女孩子是否美丽的标准。女孩子长大到了谈婚论嫁的时候，男方首先要看的是她有没有“三寸金莲”，脚是越小越巧的女人被认之为越美丽。反之，脚大的女人被认之为丑陋，会遭到街坊四邻的嘲笑，很难嫁得出去。所以，女孩子在四岁的时候，家里的大人就会将她的小脚先用热水泡软，再把脚趾往脚跟的方向捏成一团，用长长的白布条紧紧缠住固定好，待到八岁左右“三寸金莲”的小脚长成，才能将那长长的裹脚布解开丢掉。长达几年的裹足对一个幼小的女孩是多么痛苦啊，那真是“缠小脚一双，流泪水一缸”。小玉仙的脚被她母亲用布紧紧缠住，痛得她放声大哭，父亲看了心疼不已，给她将布放了。等父亲一不在家，母亲就又如法炮制给裹上，就

这样放了裹，裹了放，汪玉仙的脚没能长成“三寸金莲”，而是长成了一个“半大脚”。

果然，有着一双半大脚的汪玉仙在她两个有“三寸金莲”小脚的妹妹都出嫁后仍没人上门提亲，这时已经二十岁。在清末民初那个年代，这年纪还没出嫁的女孩子就算是老姑娘了，她的婚事成了父母亲的愁事。

凌老太太得知这一情况，认为汪家门户不错，虽然女方比自己儿子大三岁，但俗话说得好“女大三，抱金砖”，把年纪大一些的女孩娶过来，可以帮家多做些事，结婚的聘金也不会太高，于是就积极筹办起这桩婚事来。

凌独峰一门心事放在学习上，根本没没想到要结婚，对母亲包办的这桩婚事颇为不满，一百个不愿意，但又拗不过母亲的旨意，满心烦恼地在母亲的授意下写求婚聘书。

他写着写着心一烦将毛笔往地板上一甩，不料那毛笔恰好插到了两块地板的缝隙中，立得笔直笔直的。凌老太太看得惊呆了，两眼顿时放亮起来，大呼：“独峰儿啊！你快看看，这笔立定在了地上，笔定生贵（谐音：必定生贵）！你和她是绝好的姻缘，这是前世就修定了的缘定三生！！！”就这样，一对从未谋面的年轻人在“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包办下结婚了。

大婚的那天，凌独峰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去掀新娘的头盖，他还不知这位有着大脚的新娘长得什么样？当那火红火红的头盖被轻轻掀开后，一位眉清目秀的姑娘展现在他的眼前，那白皙的面容上，一对细细的柳叶眉，柳叶眉下一双清澈如水的眼睛羞答答地低垂着让凌独峰顿生爱意，他轻轻地拉起了玉仙的手。

玉仙慢慢抬起头来，也满心紧张地看着这个已是自己丈夫的少年，当她看到眼前站着的是一个有儒雅风度五官端正的男子，悬挂的心顿时也放下心来，心喜不已。她轻轻地抬起右手，握住了凌独峰拉住她的那只手——，就那一望，就这一握，就使他们情定终身，携手到了地老天荒。

新婚三天后，凌独峰就赶回学校继续他的学业。凌老太太把媳妇叫到跟前，开始向她宣布家规。她问媳妇：“在家你父母教过你三从四德吗？”“教过”媳妇恭恭敬敬地回答。

“那好，你就把这三从四德讲给我听听。”凌老太太靠在椅背上，眯着双眼。

汪玉仙小心翼翼地背道：“三从是未嫁从父，已嫁从夫，夫死从子。四德是女子无论到哪里，都要有妇德，妇言，妇容，妇工。也就是说要遵守好的品德，要注意自己的讲话，谨言慎行少讲话，要随时随地保持自己仪态端庄，不衣衫不整，不蓬头垢面，要在家做好女工活，会绣花缝衣，烧火做饭。”

“嗯，背得不错。那我现在就对你讲讲你在我家做媳妇要守的规矩和要做的事。”凌老太太欠起身子，睁开眼说：“你嫁到我家来，我就是你的母亲，这个家是我做主，我讲的话你必须听，不许翻嘴顶撞。我吩咐的事你一定要去做，不许偷懒。没有我的准许，你不许随便出这个家门，不许随便和人讲话。从明天起，你鸡叫三更就要起床，纺纱织布，全家人一日三餐的饭也是你做。我一个寡妇供一个儿子读书已经很难了，如今又添了你一个吃饭的，日子就更难了。你要学会节俭过日子，多多干活，听到了吗？”

从此，汪玉仙就在婆家成了一个得力的劳动力，起早摸黑什么事都干，虽然比在娘家累了许多，整日腰酸背痛的，但一想起有一个心爱的丈夫在外读书做学问，她的心里就充满了甜蜜和高兴，她无怨无悔，扒心抛肺地在家干活，凌老太太也暗自庆幸家中来了这么一个听话能干的媳妇。

一年后，十七岁的凌独峰以优异的成绩从宁波工业学校毕业并考取公费去英国学习的名额，凌老太太不放心自己的独儿远渡重洋坚决不许他去，汪玉仙也不舍得新婚不到一年的丈夫离乡背井，身为孝子的他万般无奈地只好放弃了这一难得的学习机会回到家乡。

这年夏天，恰逢他的姐夫王义夫从杭州回来探亲，他在中国英美烟公司工作。见凌独峰因不能去留学而感到闷闷不乐，便邀请他到杭州去散散心。到了杭州，姐夫见独峰的英语水平很高，就力荐他进入英美烟公司，经考试，凌独峰顺利地当上了该公司的英文翻译。

英美烟公司（BAT）成立于一九〇二年，总部设在伦敦，是当时由英美两国组成的世界第二大烟草集团，拥有许多国际知名的香烟品牌，如

“哈德门”、“好彩”、“大炮台”、“555”等香烟在二战期间都风靡一时。它成立之初就在中国开设了子公司，在汉口、沈阳、上海、青岛等地建立七家卷烟厂，逐渐形成了一个垄断中国市场的烟草体系。

由于他做事努力，又有很强的工作能力，一九一七年被公司选送到北京京华大学学习，主修国际贸易和会计。学成后回公司担任簿记（会计），查账（审计）等职，先后在杭州、上海、苏州等地工作。在家几年的汪玉仙思念丈夫，渴望能跟随他到天南地北，照顾他的起居，就向婆婆提出了要离开家跟丈夫一起生活的要求。

凌老太太一听大怒，拍案吼道：“你好大胆，居然敢跟我提要求，这个家里是我说了算！我要你去就去，我要你不去就不准去，什么时候轮到 你讲话的？你走了，这家里的事谁做？你要恪守妇道，三从四德你忘了吗？”

可怜的汪玉仙一肚子的委屈，难道一个妻子要求和自己的丈夫生活在一起有错吗？她泪流满面地求婆婆：“妈，请您让我跟独峰去吧！三从四德不是讲已嫁从夫吗？我在这家都好几年了，和他在一起的日子没有几天。他独自在外也不容易，需要人照顾，求求你就答应我随他而去。他是你的儿子，你也不会忍心看他一个人在外受苦吧？你不是一直是以照顾儿子为主的吗？”

凌老太太想不到一向老实听话的媳妇会讲出这番话来，顿时哑口无言，无奈只好答应了媳妇的请求。汪玉仙离开老家的那天，心有余气的她给了媳妇一根棍子和一只碗恶狠狠地讲：“你拿着这根棍子和这只碗，你要是伺候不好我的儿子，你就是讨饭要米也不要回我这个家！”……

凌老太太此时此刻想起这些悲伤的往事怎能不感慨，她一个寡妇能活到今天她容易吗？儿子结婚已经七年，到今天终于盼到了她的小孙子要出生，她千盼万望，不就盼着望着这一天吗？她期盼着媳妇给她生个孙子，她不停地拜观音菩萨保佑小孙子平安出生。

“哇……”的一声，一串响亮的啼哭声划破夜空从里屋传出。

“生了，生了，恭喜凌先生！恭贺凌老太太！少奶奶生了一个千金，快来看看，多漂亮的一位小千金啊！”接生婆满怀高兴地将婴儿抱出来给焦

急等待的凌老太太和凌独峰看。凌独峰抱住这个刚来到世上的小生命竟然双手微微发抖，不知所措，激动的心情难以言表。

凌老太太虽因这头胎不是她所希望的孙子感到有点失望外，可看到儿子紧紧抱住的孙女她仍然也激动欣喜万分，这是他们凌家第一个孙孙啊！她从儿子手中抢过孩子仔仔细细地看，好漂亮的孩子啊，粉团粉团的小脸上小嘴细眼的，多秀气啊！她高兴地抱着孩子走到汪玉仙床边连连对媳妇讲：“好，好！先开花，后结果，第一个是女儿好，对娘贴心啊，以后还可以帮着带小弟弟。好！玉仙啊，你接着生，下一个一定要给我生个孙子出来。这女人只要开了窝，就会一个接一个地生的。这下他爷爷在天上高兴了，我们凌家要开枝散叶了！”

凌独峰给他的爱女起了一个响亮的名字——凌铃，他希望他的长女好好成长，今后像银铃一般奏出响亮的人生。

汪玉仙再接再厉，一年零四个月后，她再锦上添花，二女儿紧跟着出生。凌独峰也很高兴，他认为都是自己的骨肉，是男是女都一样，他给她起名叫凌坚，希望她长大后能坚强面对人生，做一个坚强的女性。凌老太太可不乐意了，她一听是个女孩，看都不看，虎着脸对媳妇讲：“你这肚皮怎么这么不争气，不给我生个孙子出来。你给我接着生，不生个男孩出来你就不是我们凌家的媳妇！”老太太气得跺着小脚转身出门回宁波老家去了。

汪玉仙也很失望，觉得抬不起头来，她怀着强烈的愿望又怀上了第三个孩子，这回不负众望终于生了一个壮壮实实的儿子，把凌老太太高兴得嘴都合不拢来。她给这个宝贝孙子起了名叫“金”——凌金，像金子一样的珍贵。她对着凌敬鸿的遗像喃喃地说：“独峰他爹啊，你看到了吗？儿子争气，你有孙子啦，我们可以闭眼睛了。”

凌老太太回到老家，可能是受了一路的风寒，也可能是她本来就身体很不好，只是盼儿子事业有成，盼孙子出世她才撑到了今天，她病倒了，病得很重很重。她累了，多少年来她一个人承受着对丈夫的思念，承载着生活太多的艰辛，还有那场屈辱的官司给她带来的那无尽的灾难和郁闷，她是硬撑着活到了今天，她真的累了，很累很累，她真的要闭眼睛了。

当凌独峰夫妇带着三个孩子赶到她的榻前时，她已经病入膏肓。

她努力睁开浑浊的眼睛，看着心爱的儿子，泪水从眼角滑落；“儿啊，你要好好地干，学好了本事以后，就不要给那洋鬼子干了，要重振我们凌家的家业，光宗耀祖啊……”

凌独峰此刻已泣不成声：“妈，您放心，孩儿会记住您的话的。”

汪玉仙抱着儿子，拉住两个女儿在凌老太太床头跪下，轻声地抽泣着。

凌老太太想摸摸孙子——金，可她连抬手的劲都没有了。跪在地上的汪玉仙见状连忙向前挪了一步，双手将儿子凌金捧到老太太枕边。凌老太太疼爱地看了看孙儿，又将留恋的目光转向跪在地上的两个孙女的脸上停留了许久，她用很弱的声音断断续续地对玉仙说：“玉仙，别记恨我的不好，你是一个好媳妇，你一定要好好待我的儿，再给我多生几个小孙孙，好好把他们带大。”她拼尽全身的力气讲完这几句话后就陷入深度昏迷之中，不久就撒手归西了。

凌独峰夫妇怀着悲痛的心情将母亲和父亲合墓埋葬在奉化老家前隍村。

以后，汪玉仙为凌独峰又陆陆续续生下了儿子凌创，凌毅，女儿凌芳，凌雪，一生共育有七个儿女。

因为是第一个孩子，凌独峰夫妇对凌铃是特别的珍爱但绝不是溺爱，很小的时候，他们就经常教育凌铃：“你是姐姐，你要爱护弟弟妹妹，要带着他们，要有大姐的风范，要起表率作用。”这个教育影响了她的一生，她十分懂事听话，小小年纪就在家帮助妈妈带妹妹抱弟弟，因此和弟妹们的感情都很深，弟妹们也很听她的话。这也锻炼了她，为她日后有能力成为学生头奠定了很好的基础。

凌独峰是个有新思想的知识分子，他对待儿女的态度都一样，他要尽自己的努力让所有的孩子们都读上书，让他们都有文化，有学问，将来都有能力在世上独立生活，有能力去报效祖国。

凌铃八岁那年，家住上海虹口，父亲送她进入上海爱国女校读小学。

上学的那天早上，凌铃兴奋地背上母亲用手工给她缝制的一个十分漂亮的小书包，恭恭敬敬地站在凌独峰面前。凌独峰慈爱地看着她亲切地说：

“我们的小凌铃长大了，今天就要当学生了。你到学校一定要尊敬老师，认真学习。记住，知识是引导人生走向光明的灯塔，是一个人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财富。一个有学问的人是一块真金，在任何地方都会受人的尊敬。爸爸没有什么财富给你们，但爸爸再怎么困难也会让你们每个人都读上书，都受到良好的教育，都拥有丰富的知识，使你们成为一个有品德有知识有本事的人。你一定要敏而好学，学而不厌哦。”小凌铃懂事地点点头；“爸爸，您放心，我一定会好好学习的。”

望着爱女被妻子牵着一蹦一跳地走出家门，凌独峰笑了，可一想到昨日在公司受到那外国职员的欺辱，他舒展的眉头又拧成一个疙瘩。

明明是和他同在一个办公室的一位外国职员自己的工作没有做，当上司过问时却推说他吩咐了凌独峰，是凌独峰没有完成任务。凌独峰辩解了几句，竟还遭到了上司的训斥。回到办公室，凌独峰质问那位洋同事为什么要这样做？那洋鬼子居然讲：“谁叫你是中国人？”一想到这，凌独峰的气就不打一处来，这家伙不是第一次这样做，可每次都受到上司的袒护，每次都是自己受到莫须有的训斥。那家伙业务上狗屁不通，整日无所事事，只知道吃牛排，玩女人，还那么洋洋得意，盛气凌人。自己一个人做三个人的账，从未出过任何差错，还要受到他们的欺辱，还要低人一等，心中甚感不平。

他经常问自己：“为什么中国职员与洋职员做同样的事甚至多几倍的事，而工资的悬殊却那么大？中国职员只能拿到很微薄的工资，还经常受到洋职员的责难和侮辱？”他心中气愤，不堪言宣。

凌独峰早就有了离开的念头，就是碍于家中的生计才迟迟下不了决心，这一大家子人的生活要靠他的工资维持啊。汪玉仙看着丈夫在公司受气整日郁闷，心中也很着急，当她知道丈夫内心的矛盾后，便支持凌独峰辞职。她对丈夫讲：“独峰，你要是在那洋人的公司里做事受气的话，就不要做了。你这么能干，到哪里都会受欢迎的。家里的事你不要太操心，我们娘儿几个节俭着过日子，会挺过去的。”

有了妻子的理解和支持，凌独峰就到公司愤然辞职，离开了对中国职员极不平等的英美烟公司，他在这个公司整整服务了十一年。

恰逢此时，汪玉仙小时候的一位朋友，也就是结拜的“绣花姐妹”王秀娟也住在上海。

王秀娟的丈夫俞云桥在大革命时期和蒋介石关系甚密，一九二七年，因蒋介石下野，白崇禧找他算账而只身逃往日本，留下妻子在上海。

王秀娟在上海寂寞难耐，又病魔缠身，日子过得十分艰难困苦。她常常到凌独峰家找玉仙述说心事，谈到伤心处一把鼻涕一把泪，几年前，她的丈夫在外有风花雪夜之事，害得她也传染上了梅毒病，苦不堪言。汪玉仙同情这位俞太太，也常常带着小凌铃去易家看望王秀娟，帮她料理家务。

为此，病中的俞太太感激涕零，拉住玉仙的手久久不愿放下；“玉仙，你真是我的好姐妹！云桥有权的时候，家里车水马龙的。这会他落了难，逃到日本去了，那些人一个都不来搭理我，连亲戚都不敢来。只有你不避嫌，还想着我、照顾我，你的这份情我何时还得了啊……”

汪玉仙连忙安慰俞太太：“讲这些就见外了不？我跟你谁是谁呀，我们是打小就在一起的好姐妹，这是我应该做的，你不要谢呀谢的。你也不要难过，日子会有出头的一天的，放宽心，养好病，一切都会好的。”

一九二八年，蒋介石复职，俞云桥立即从日本回国，担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军需署署长，这是一个有钱有权的差事，足可见蒋介石对俞的器重。军需署急需业务水平熟练的会计人员，于是，俞云桥就特邀凌独峰到其麾下，在军需署第三科当审核科员。凌独峰受辛亥革命的影响，信仰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感到这是一个能报效祖国的好机会，欣然赴任，同年加入中国国民党。

凌独峰到南京上任，凌铃在上海爱国女校只读了半年书就随家迁至南京，就读于邓府巷小学，家就住在小学的巷子口。

凌铃聪明好学，学习成绩在班上一直名列前茅，因此，从上海到南京，转学考试时因成绩优秀，从一下直接跳到二下，凌独峰很高兴看到女儿跳级，叫孩子们都要向姐姐学习。

凌独峰除了重视孩子们的学习外，还注重孩子们的德育和体育的发展。不论公务有多繁忙，每逢休息日，他都要带着孩子们到郊外去游玩，教他们骑马骑自行车，跑步跳绳打篮球，在大自然中锻炼身体，陶冶情趣。